

讀前後漢紀

漢獻帝好文章留意學問以班固漢書為繁秦史書
監荀悅刪取其要為前漢紀閱二載乃奏上晉東陽
太守袁宏讀謝承司馬彪華嶠謝悅等所撰漢書病
其煩蕪雜亂爰多方采輯重加刪正撰後漢紀凡八
載而始告成夫紀傳之體始於子長踵於孟堅參差
斷續前後錯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
事具高紀諸如此類繁而不約故論者盛稱丘明而
深抑子長此亦一說也兩體優劣故未易言今披荀
袁二書細閱之荀仲豫漢紀其編年提綱處全依孟

固亭草卷十

乙
卷之五十五

堅舊書而所紀政事人物則隨年月繫之孟堅本良
史才兼續子長之緒其考據精詳體裁嚴密仲豫因
籍誤述故其書易就亦易為工然創意布格專在識
其大者則於縷分纖悉勢難兼收如轅固之譏公孫
弘朱邑之遺愛在郡邑皆儒術吏治中所稱卓犖者
而皆不錄於史冊即所闕遺亦未為多乃至朝廷大
政固未嘗漏也余讀范蔚宗梁鴻傳睹五噫之歌所
謂覽觀帝京宮室崔嵬民之劬勞遼遼未央等語不
測所自及覽袁彥伯漢紀則云是時承平久宮室臺
榭漸為壯麗乃知鴻作歌之意實不滿時政明示刺

譏矣蔚宗於馮本傳既不明言至蕭宗本紀又未嘗具載其事建初六年以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虞守南陽自建武以降太守名稱無逮虞者及為三公無它異政稍與黃霸相似袁紀稱之稍詳而蔚宗循吏傳亦不見錄凡此皆政事舉措之大端而闕漏如此何論其他乃過自誇詡欲求勝於班氏其實迺不如彥伯也大都彥伯之才優於仲豫仲豫所纂承者馬班舊史而彥伯在蔚宗之先謝承諸人率碌碌猥庸無足采掇獨創之與沿襲其難易較然而二氏史才亦判矣然馬班論贊據事剖折其是非之辨理亂之

原昭然可睹乃荀袁二氏所論著皆迂庸蔓衍無當事情譬諸石畔綠籐几上堆沙而自謂典籍之淵林名教之原本也不已太自譽乎仲豫仕當漢獻之時曹曄專柄跋扈無上論公孫弘封侯則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撰哀帝讚則曰察成敗之基狀后族之權說者謂魏公之封伏完之誅悅實借此迎之倘其然乎則信乎作史之不易也

讀三國志說

陳壽之志三國承馬班之後難乎其爲史也。在晉書之前則易乎其爲史也。蓋史之繁蕪惟晉書爲甚。談諧之語幽恠之錄無所不備。今試閱國志互評之譬則厭批糠而得脫粟厭餽釘而得齋供差令人快心或訾其乞米於丁氏子不得竟不爲立傳夫儀廡雖有文采原在建安七子之下其陰附陳思王以覲後福所謂佞人能亂國家者何足傳哉。丁氏子披憾詆誣未宜過信獨范頴稱其辭多勸誠有益風化則有大不然者。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

田中草卷十

三

卷三百五

謂三國鼎峙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猶爲篡逆至司馬氏平蜀乃爲漢亡而晉興焉。袁宏譔後漢紀亦云漢獻時人心未忘漢則魏未可以取今以不可取之實冒禪讓之名因輔弼之功代當德之號欲以比德舜禹豈不誣哉。蓋二子之持論如此。壽蜀人也。而乃貌豐沛之裔。蔑正統之義。尊魏抑蜀。若廷與楹。即謂司馬氏得天下。與曹氏一體。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彼習袁二子。獨非立司馬氏之朝者乎。壽之舛甚矣。凡偏方小國有仗節死義之臣。必標名史冊。垂示來茲。矧堂堂帝室之胄乎。當先主統序之敗。有傳

彤程畿後主輿櫬之前有傳彤之子僉其殉國之義昭昭然若揭日月。晉武帝褒美傅氏父子云天下之善一也。豈以彼此有異壽之紀。蜀譙周諸人尚在。宜博加諮詢。爲之立傳。不然則於紀載之條。揭其死事之實。亦足章顯忠義。立勸善之標。顧弟錄楊戲之贊。聯綴編末。若云此楊戲筆於已無與耳。此其舛又甚矣。說者謂壽紀詳於魏而畧於蜀。其實壽志之詳畧不第以魏蜀爲軒輊也。其所詳者在要勢貴人。所略者在忠臣義士。當司馬氏專國之時。王凌毋丘儉舉義名之曰叛逆。爲司馬氏屈也。故王凌賈廟之呼毋

丘儉罪狀。司馬昭之表。皆削而弗存。乃吉本耿紀韋晃之討操。亦書曰反。惡其似也。是非之心。淪喪已盡矣。凌之子廣。勸其父勿爲禍先。事敗就戮。恬然受之。與儉之子向。携家逃竄。而竟不免者。判若霄壤。故袁宏贊之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壽槩略其事。姑爲之說。曰有志尚學行而已。不紀其處死之情狀。奚若也。范頤所謂有益風化者。果安在哉。蓋頤之請錄壽志。取其能曲筆也。裴松之之奉詔增注。存天下後世公論也。倘令壽之志。獨行於世。三國遂爲闕史矣。大都壽之爲人。品格既卑。史才亦短。

其務從簡質。足自蓋覆。即如魏之張郃。稱一時驍將。陽平之戰。與夏侯淵共事。淵陣亡。而郃固在也。壽於魏志則曰。淵為劉備所殺。於蜀志則曰。黃忠大破淵軍。殺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至祁山之救兵。則又曰。郃追亮至青封。被箭死。壽之錯謬昏懵。至此甚可恠也。

讀晉書說

居貞觀中修晉書所簡用令狐德棻等二十人而房玄齡總監之德棻博貫文史且老成先進諸義例多所裁定一時共事諸臣惟來濟之文翰李延壽敬播之史才為時所稱其餘如李淳風以方技著許敬宗李義甫以奸佞著陸元仕劉子翼陽仁卿李安期劉引之等碌碌無聞於世皆預觀書成恩例黃綠濫等昔人謂史局為養拙藏愚之窟穴尸祿素餐之淵藪斯弊實始於唐其篇端冠之曰太宗文皇帝撰此史臣追為之紀蓋慮眾口之雌黃靡定假此以鎮壓羣

田亭草卷十

六

卷三百六

囂良可哂也凡史書必有所因藉如輯衆皮為重裘斷羣木為大廈必掄其材質適用者然後采之晉時修國史者或奉詔或私撰或上諸朝或藏于家于寶習鑿齒書止于晉愍帝孫盛陽秋止于晉安帝虞預鄧粲書止于元明其書皆行世惟徐廣何法盛臧榮緒沈約所著述為全書若王隱之鄙拙汗漫殊不足道唐世史官所因藉止此矣論者譏其遠棄馬班近宗徐庾譬則被紈綺於高士施粉黛於壯夫猶有不盡言者夫史以紀載往事剖治忽之原寄章輝之柄耳至如世說語林幽明錄搜神記諧謔詆及於父祖

鋪張窮態於魑魅。為哲人所不道。資愚夫之笑談。而皆采掇靡遺。其為簡編之累。豈小哉。乃至義例取裁。人物臧否。紀載詳畧。尤多不滿人意。司馬氏纂魏自矣。始魏志稱懿曰。宣王師曰景王。昭曰文王。已令人厭觀。唐人修晉史。第斷自司馬炎受禪之年。如兩漢帝紀之例。於懿師昭稍櫟括。事狀足矣。而特標帝紀。繫以年月。不已贅乎。君臣大義。華夷大防。凜然如天冠地屨。不可混紊。循吏傳中之喬智明。仕於劉曜。儒林傳中之范隆。仕於劉淵。續咸仕於石勒。韋謏。歷事羗胡三姓。忠義傳中之王育。為劉淵太傅。韋忠。為劉

聰鎮西將軍劉敏。元為劉曜中書侍郎。舉前日之委身効用。蹈節輕生者。一旦而棄之。義既絕於晉朝。安得復列於晉傳。且忠義之名。又何得輕畀也。古所稱貞婦淑媛。皆操行潔素。出言為章。李玄盛之妻。先適扶風馬元。正方歌黃鵠之寡。竟應關雎之述。大節既渝。百美莫贖。謝道韞適王凝之意。甚不樂。曰。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其施青綾步障對客。為小郎申前議。禮云。婦言不出壺。殆未之聞。王渾妻鍾氏生子濟。渾偶譽其子。而鍾氏笑曰。使我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雖神情散朗。博覽記籍。其奚稱焉。而槩標

列女傳胡不引班姬女訓證之也夫乾坤之所以不
毀人類之所以不滅者恃倫常名教爲之維持耶而
决裂頽壞若此其甚將安用史爲矣按德芬當武德
時謂經籍亡散祕書湮缺請購求補錄不數年圖典
畧備夫非不備之爲患而擇焉弗精裁焉弗確則史
之弊恒在斯耳恨不得一良史才爲刪正而更定之
也

讀宋齊書說

誤宋書者有徐爰孫嚴王智深誤南齊書者有王邵
劉陟今其書皆不傳所傳者沈約蕭子顯書耳約初
修宋書時擬立袁粲傳請於齊世祖世祖曰袁粲自
是宋室忠臣又約書多載孝明鄙褻事世祖語約曰
我經事孝明帝卿宜思諱惡之義而蕭子顯撰齊書
實自請於梁武帝而為之者也夫作史者而使人主
預聞其事安所得直筆矣諸葛長民之見殺云將作
亂王珍國張稷之通謀諱而不書視為固然無足恠
者姚察稱約曰高才博洽名亞遷董宋史臣鄭穆曹

田亭草卷十

九

莊三百九

鞏等之評子顯則曰喜自馳騁多更改破析刻雕藻
績之詞而其文益下蓋文章之病自六朝始而徐庾
之體尤盛行於時故作史者皆旁搜曲采不忍割置
不弟子顯為然約雖博洽夔迺更甚大都炫博則不
約勢所必至也今觀約之書如天文五行志溯自伏
羲迄于順帝其為宋事者十之三為往事者十之七
彼蓋藉口於孟堅而不知效顰西施祇供唾笑又如
永初之郊祀志受禪也胡為記劉孫告天之文冠裳
之制志禮也胡為記袁紹之縑巾曹操之白帢祭祀
之歌章志樂也胡為記韓娥之悲哭薛譚之學謳以

至秋胡行獨祿篇陌上素白紵舞。凡曹氏父子君臣所賦咏者。明堂清廟。不以登歌而掇輯連編。於義何取。夫徵往垂後。實賴乎史。若一切駢儷之辭事。無關於軍國義。不繫於勸懲。已不足紀載。乃謝晦作逆。符下荊州。豈比顏竣討劭之檄。顧覲之論。定命矯世。屬筆於其弟子。愿大不如李康運命之論。顏延之庭誥。蔓行不節。江敷代辭婚之奏。近於諧戲。謝靈運山居西征賦。謝莊舞馬賦。周朗報羊希書。諸如此類。不可勝窮。蓋自班史而上。文華未啓。故鄒陽司馬相如諸作。悉行采錄。代而降則文日盛矣。遞相摸倣。益無足

田亭草卷十

十

黃四四百

觀。劉子玄云。學者神識有限。而述者記註無涯。閱之心目視聽告勞。書之簡編。繕寫弗給。至以李斯設笮。董卓成帷。爲快也。約之病。蓋坐此矣。裴子野嘗刪爲宋略二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逮也。世獨行約書何也。子顯誤齊書。每至三教低昂之間。啍啍注意。其著論於隱逸傳後。則自謂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蓋當同泰捨身。講堂說法。明爲之從。史者故不爲時論所歸。鄭穆等亦無所推許。然其書比之休文。頗爲簡實。間有書疏繁蕪。不能刪繁就約。則以時俗習染。亦猶不多。若謂多。彫刻漢績之詞。又似不爾也。獨其傳李

珪之於良吏傳下彬於文學傳紀僧真於幸臣則于公評甚爲未愜珪之歷官中郎諮議右軍將軍都水使者厥後復爲游擊將軍並無蒞民令績彬嗜酒踈蕩乃一滑稽之雄俚詞諧語只可傳之間巷何良吏文學之足稱僧真爲齊高帝腹心籌畫擁護之功多所自效於寵利絕無淄染而與茹法亮等同傳劉子玄所爲不平也然則子顯任意褒貶亦未爲實錄徒令讀史者思吳均已燔之書良有以也

讀魏書說

魏史初撰於崔浩高允繼撰於李彪崔光魏收故鄙邪無行仕北齊位望不遂自請修史而崔暹薦之於高澄云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收博訪百家譜狀所與共事房延祐辛允植刁柔諸人皆凡劣非史才收因得擅自握管恣情褒貶書成表上之悉焚崔李舊書諸家子孫訴訟者紛紜闕下收辨論不能抗羣臣亦攻其失文宣親自詰問范陽盧斐等陳牒自訴云其父盧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博陵崔綽名行不章是收外親迺爲傳首收雖強自辨

田亭草卷十

十二

卷之四十六

折文宣竟不直之也。今魏書所載無崔綽傳。而有盧同傳。列於張烈之前。是皇建中已奉詔改正矣。夫使同之傳不宜立也。則宜宣言上下爭以去就。不宜依違于可否之間而已。今收之疵同。謂其黨元。又殺中山王熙耳。靈太后宣淫亂政。清河王懌玷穢宮闈。朝野所共怨憤。元又幽靈后於北宮。又於禁中殺懌。此舉亦足快人心。第事其子而幽其母。勢同騎虎。奕且翻局。而又自得志之後。簸弄威權。遂爾自惟禍釁。乃其初何嘗不稱義舉。况熙亦懌所昵也。而以殺熙爲同疵。又謂其窮治黨與以快人意。事屬文致情實偏。

黨則升天入地之權握之固在也。維時訾收史者謂其諂齊抑魏實迺不然。收史云：魏祖詰汾為天女所降而生力微。夫自力微而下十五世，乃有拓拔珪，彼首嘔盡而生，榆散葦而成橋，所以神其事者，非一收之尊魏如此。顧誕妄不經，雖欲尊之而適足貽笑於後耳。李百藥北齊書撰爾朱文畧傳云：文畧厚遺收，收為傳其父榮擬之。彭韋伊霍則收之曲筆實多，不可謂訛辨者之厚誣矣。乃盧斐等鞭配甲坊李庶，因而就斃，蓋是時僕射楊愔勢傾朝野，為收親姻，收又

田亭草卷十

十三

又西子四

為其家作美傳以故德收而厚范之。然收之自媚於親姻權家，不止愔一人而已。凡顯貴人之傳必細列其子孫，又或旁及其羣從德業，既無可紀，官爵亦非崇隆，披而閱之，即其家譜牒也。愔嘗謂收曰：君史誠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猶以觀過知仁為解，夫有所阿必有所忽，任德者猶有異議，則含憤者寧可遽平。宜乎陳訛紛紛而發塚棄骨之殃酷貽於身後也。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屬筆於魏澹，筆澹表上義例云：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

宗有乖周代典章須得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太祖獻武並遭非命前史之紀不異天年宜分別直書使亂臣賊子無所遁避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同敵國書死便同庶人所宜更改澹之言其詞正而義核不惟可以矯叔之失即紫陽朱子作史編綱目之意澹已先得所同然矣隋文帝是其言猶謂其書未盡善更勅楊素褚亮等修之未幾而素卒事遂止唐高祖復詔侍中陳叔達等修之歷年不就按唐藝文志書目有魏澹魏書百七卷魏徵稱其簡正詳密足傳於後今已湮沒不傳而李延

田亭草卷十

十四

黃四二百三十四

壽稱叔云學傳今古才擅縱橫足以遊尼父之門追班馬之轍夫尼父之門何容易窺也

讀梁陳書說

梁陳書皆姚思廉撰也。而魏徵與焉。思廉之父察仕於梁陳之世，皆爲史官。故隋文帝委以梁陳二書，每一篇成，輒奏之，未竟而歿。思廉繼父業，初上梁書，其陳書則更九年始就。夫陳之享國僅三十三年，思廉仕於陳爲衡陽府法曹參軍，其耳目聽睹，不爲不習。而稽延若是，意其故國之事，難以直書。而陳氏子孫舊臣，有比肩事主者，故爾依違歲月，不肯遽脫稿乎。今觀其書詞，類多曲筆。如安成王頊廢其兄之子，而自立，則曰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由亭草卷十

十五

莊三十八十五

且謬稱世祖顧命，謂欲遵泰伯之事也。將誰欺欺天乎。魏徵之論曰：高宗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萬世之公論定矣。江總佞倖邪臣，傾覆國家，而稱之曰清標簡貴，雅允朝望，即游宴賦詩，不能盡掩。猶錄總之自叙繫之曰：人以爲實錄也。總與察以文史相歡，察致佐典銓，雖不在狎客之列，亦不聞諫諍之語。後主入井之時，總與察偕在焉。蓋同心同德之人，思廉所爲護總也。凡所貴於史者，不虛美，不隱惡。故人主不得觀史，而權臣不得以意爲改。易季世，則私心日熾，機械日增。

矣。梁武帝觀吳均齊春秋稱已爲齊明佐命遂詢而
焚之。夫佐命尚不肯當矧於篡逆也。顧有可生可殺
而筆不可奪者。易世之後若猶曲筆則奚以史爲矣。
梁書屬稿於察思廉續成之。結撰體制嚴整可觀。然
所品評人物未爲確論。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歷左
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位崇顯矣。
直以不應梁主之辟而列諸處士傳。顧憲之歷仕宋
齊梁繫纓紱者將三十載。晚乃辭別駕從事。史之徵
陶季直起家上蔡令仕至給事黃門侍郎其出爲北
海太守也。詣謝權貴特被眷留天監初乃卧家不出
田亭草卷十

而特創止足傳以標之。夫使其人果足稱也。數其事
而傳之可耳。柰何被以不得當之名。徒費評隱者之
口。彼其時魏徵已受知遇。典機衡不得分心著作。遂
令思廉專握管以至是乎。

讀北齊後周書說

李百藥仕唐貞觀中嘗奉詔次齊史今所傳北齊書則在隋爲太子通事舍人時所撰也令狐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共撰周史而今後周書止冠以德棻名它人不與焉凡作史者必有所承藉又必其時創業守成之君留意考文之事博收載籍延攬英賢期勒成一代盛典然後有直諒洽聞之士操觚翰應之用存往蹟以示將來高氏故夷種用于戈立國其父子兄弟蒸淫酷虐骨肉相戕蕩然無中華禮義之風卽祖珽陽休之等間有著述不過紀其征討之事勲貴之

田亭草卷十

十七

張英三月廿七

闕而已百藥承其父德林餘業少稱才穎第通俊亨劇飲當在隋時年尚少也故所撰書事欠條貫詞多俚鄙如謠語夢語讖語鬼語皆鋪張剖析若著龜之必驗意蓋自附於左氏而誕妄猥瑣乃什倍之卽如諧謔之談盛自東晉惟片言捷給以資抵掌乃徐之才傳所載累累凡數百言真以青史爲戲劇矣其大者則常山王之篡奪曲爲掩飾斛律光死非其罪名之曰誅陸法和詭挾幻術恣淫越姥當擬諸鳩摩什之輩而傳在王琳之先祖珽彈琵琶於御前媚太姥爲女媧當與和士開等並列佞倖而傳次趙彥深崔

季舒之後遂使邪佞宵人竄迹逃匿想其書爲唐諸
臣所不與百藥亦不復更撰而以舊時所撰者行於
世耳後周自明帝嗣位好古右文集公卿以下有文
學者据採羣書叙歷代世譜一時典章文物煥然改
觀即隋祕書監牛弘直諒博雅嘗仕周專掌文翰修
起居注所追撰周紀時人稱其綱紀有條德棻承之
加以刪潤叙事詳核無煩擬古如令狐整趙軌著績
州郡足傳爲循良王褒庾信擅稱才藻足傳諸文苑
韋夏清真高尚足傳爲隱逸皆不特標名例強爲湊
泊殆確然有定見者惟是皇后傳之冊文諸文士之
田亭草卷十

七

張英三百六十四

書牘賦咏詳爲記載未免繁蕪王勇宇文虬等十三
將連編共貫獨侯植樹績州牧一心王室忠亮之節
倬然足紀其餘皆勇敢粗猛立戰功裂膏壤宅無善
狀不過以閱闕隆盛爲之侈張耳劉勰有言勲勞之
家雖庸夫而盡飾殆謂是乎蓋二十五載偏方之國
幅幘非廣享祚亦促善政無幾才賢難得欲求多於
簡帙則立傳不得不恕且王褒庾信方有時名德芬
所作論斷亦侈爲縟詞以擬之不自厭其多矣殆時
趨局之也

讀南北史說

李延壽撰南北史自宋本初元年訖陳貞明三年爲南史自魏登國元年訖隋義寧二年爲北史隋篡周并陳既已一統宇內而列之爲北史不知何意宋祁稱其書頗有條理刪落冗詞過本書遠甚蓋自南北分疆各自稱帝南指北爲索北指南爲島夷詳畧迥異毀譽失真李延壽獨創體裁務從簡約於詔冊表奏書牘詞賦之繁碎冗長者槩從刪削卷帙既省披閱易周顧其所創義例亦有於理未愜者史書列傳專以紀載人物而一代之政事寄焉漢周氏韋氏

田亭草卷十

十九

王朋三頁十五

父子竇氏祖孫馮氏耿氏兄弟立傳相次班范之體則然若革命更朝則非所例論弟書曰某代某人之子或孫可矣賀若弼韓擒虎楊素蘇威爲隋朝將相乃次之家傳不特繫隋直以其父故聯傳於周夫其戡定之畧貞邪之品實關隋家理亂史氏豈爲家傳設也乃其它類此甚衆有革命者再而父子祖孫連編者此義例之舛一也史以垂後華衮谷鉞定於一言誠節傳中之皇甫誕酷吏傳中之盧斐宋游道畢義雲皆與其父祖同傳而羊祉與其子孫同傳又若班氏之恕杜張誠節酷吏之標悉舉而掩之此義例

之舛二也北史有列女傳矣南史孝義傳爲龔穎公
孫僧遠等而以蕭矯妻羊氏等凡十人間於其中夫
此十人者誠孝義也獨不可標之列女乎此義例之
舛三也延壽所撰大都沿襲前人不求爲異或一字
無所更易間有獨出意見與本書異者如傳陸法和
於藝術傳吉翰於循吏是也荊州之捷法和雖與王
琳同功然淫幻之夫貪天功爲己力抑之固當吉翰
橫殺典籤豈比傷一民之命者而列諸循吏傳亦謬
甚矣此其抑揚之間互有得失乃至言將興之符瑞
將亡之妖孽荻洲之蛇擊井之龍嵩山墜石之靈殿

庭畫字之鳥語神語恠曲爲傳會諸如此類有甚於
本書者孝經鉤命訣孔子河洛讖杏壇之教安得有
此不經而又詳爲之解詖邪特甚讀盧玄裴駿薛辯
等傳全似各姓家譜即魏澹所著義例延壽既采掇
其語列諸傳中乃不能遵用而偏襲魏收何其苟於
徇人果於任已也然以二百餘年興亡理亂之蹟括
之而綱舉目張覽之如鏡照龜卜使讀史者目力之
用寡開卷之益多則此書亦足傳於世矣

讀隋書說

唐武德初令狐德芬言於高祖謂近代無正史周隋事多脫落二祖功業多在周今耳目尚可及宜各早爲論次使先烈世庸有傳於後高祖然之而隋史屬祕書監魏徵等歷數載不就而罷貞觀三年徵復奉詔纂修至貞觀十年始成則徵已泣特進矣昔人謂白有期非虛語也隋享國三十八年舊臣故老唐時尚有存者文獻足徵討論日久其爲書遠宗班固近摹沈約間有驚繁艷而少簡質溺舊例而乖正軌者愚嘗闢沈約之非未竟其說也今請以尼父刪述

由序草卷十

廿一

黃四三十八十

之義訂之春秋魯史紀魯事也天文災異必紀如星變日食之類是也災異在他國者因赴告則書宋衛陳鄭火宋大水之類是也然皆一時事耳如天文五行志隋事也是時南此諸史方分曹而修何乃并紀之於隋肴俎錯陳倘可劑乎尼父刪詩取其用於清廟明堂者以備盛典班固所錄漢樂歌竊取其義若鏡歌十八首有曲名雖具而訓詁莫解者曰翁離曰上邪是也有其名可解而章句不可讀者朱鷺思悲翁芳樹三童是也班固樂志置而弗存魏改翁離曰舊邦吳則曰秋風魏改上邪曰太和吳則曰玄化自

立名號強附古昔徒以頌述功德炫聽驚愚遍相沿襲愈離愈遠而隋書追錄齊歌學步傳訛良無謂也春秋書桓公薨于齊又書子般卒爲宗國諱耳若晉趙盾齊無知楚商臣則直書曰弑矣隋煬弑父倖爾逋誅宜暴明其罪惡以示天下後世乃於宣華陳夫人及張衡傳互見之而隋文書崩張衡即梁之王偉而與宇文弼等同傳何以懼亂賊也詩美共姜春秋褒紀叔姬章婦節也蘭陵公主拒隋煬之命從柳述徙嶺表豈不可稱顧先已適王奉孝矣而登列女傳何以勵女貞也且凡一代之興必有勳舊貴戚諸授

田亭草卷十

廿二

冬四百〇四

官贈官之冊命讓官之表奏詔諭之褒答寵數雖渥罄竹難書顧如源雄孤羅達奚長儒豆盧勣等敘述特詳侈厥恩遇而尹式祖君彥孔德紹劉斌諸人文詞寥寥皆無足紀又爲李密竇建德效筆札者而附諸王貞虞綽之列此皆過爲褒飾猶可言也裴矩逢君之惡坐視滅亡反面事仇恬無惻愴罪浮于施文慶沈客卿乃稱其夙夜恪勤未虧廉謹之節貞譽黑爲白矣蓋自其牽率歸朝分曹史局藹然共事之雅遂爾徇情假借夫以魏文貞之名德位望而猶若

此矧其下焉者也其尤可恠者誠節傳首以劉弘次

以皇甫誕而首序則曰皇甫誕等時當擾攘確乎不
拔又置弘於言外也弘仕齊爲襄城沛郡穀陽三郡
太守楚州刺史又仕周爲本郡太守矣其在隋亦官
泉州刺史以城守死賊始終異操而一時褒卹特厚
所謂在人則欲其悅我在我則欲其罵人者也史臣
之錄而稱之也無亦以朝獎所加不得遺與吾不得
而知之矣

讀新唐書

新唐書自開局至竣事幾二十年修書官初無定員皆兼蒞他務或出領外官虛延時日者將十五載而書未有緒朝廷屢加督促遣使就官所取之乃以書來上進書者劉羲叟呂夏卿等凡七人而宰臣曾公亮提舉之篇端標名者歐陽修宋祁也計其專功纂輯垂五年所耳書進於嘉祐五年六月至紹聖元年九月左朝請郎吳縝著新唐書糾謬上諸朝所糾正凡二十門爲二十卷其錯謬亦已甚矣唐有天下二百九十年自武德迄于神龍溫大雅許敬宗敬播于志寧令狐德棻徐堅劉知幾吳兢等先後纂述各有定本顧天寶以後治日少亂日多京師失守乘輿播遷鍾虞重器尚不能保何暇及祕府之載籍書庫之騰囊加以五代之際寶曆傳舍世事奕棋其主臣日尋於干戈更無遑垂意於文史而唐朝一代故實幾於泯沒靡存矣夫歷年既久聞見無稽而散亂之殘編採摭捃拾亦復不易宜其錯悞叢雜如汰沙礫戢亂繩也顧吳縝所糾以其記事失實往跡參差年月乖刺而紀載義例褒貶品評有當訂正者尚未之及也夫中宗廢而睿宗立至天授改元乃降稱皇嗣而

自光宅元年，即冠爲則天皇后，本紀何太遽也。徐敬業舉兵書曰：討亂矣。衛將軍蘇孝祥爲武氏將兵，敗死，則與死節者同書。何是非靡定也。宰相賢否，關國家理亂，誠重矣。夫旣詳於列傳，則年表可省。世系表尤爲贅也。方鎮沿革，宜詳於百官志。安用表爲。若云史遷有將相表識者，且謂史遷贅也。諸帝公主，如合浦、太平、安樂之醜惡不世出也。漢陽、岐陽、廣德之賢，亦不恒有也。附見於武韋二后及其夫傳，足垂勸戒矣。乃其餘悉列之爲傳，備書釐降、薨卒之年，是徒費翰墨也。李密先群豪逐鹿，與秦王相頡頏，豈不亦岸

然稱雄，旣歸唐拜光祿卿，封邢國公矣。怨望昔叛，斃於盛彥師之手。今與單雄信同傳，以擬勝廣，非其倫也。列諸叛臣，如李懷光輩可也。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奉朱溫意，指弑昭宗於椒殿，名之曰姦臣，未盡其辜。列諸逆臣，誅朱溫之首惡焉可也。陽城以不娶率二弟棄倫絕祀，卽論行取節，登名史冊，而不必標諸卓行。長詭激之風，陸羽挈茶具，詣宣慰使，辱身莫大焉。卽隱居茗溪，終辭一命，而不必傳諸隱逸。貽羞高尚之士。凡此皆所當訂正者，而吳縝未之及也。貞觀中，鄭惟忠云：自古文士多，史才少。夫歐陽永叔

之文學史遷有酷似處乃其修史則不愜人意若斯
信乎史才之難矣豈其承已就之緒逼於欲速徇於
因循乎宋子京才不逮永叔又無論已

讀五代史說

五代史體裁稍依南北史之例。文字整潔。其創立雜傳。殊覺機軸圓轉。而分義嚴明。計五代諸臣。專事一朝者。自義兒宦官伶人而外。不逮百人。而雜傳所紀。倍之又過其半。世變至此。良可哀已。夫事君有死。無二天之制也。余閱南北史。睹其時委質之士。視君父如逆旅主人。乃亦有垂勳竹帛。爲世艷羨者。李延壽之傳。漫無所分別。心竊病之。自雜傳立。而君臣之大義炯然。彼貪位忘君者。無所逃於清議。歐陽公良史筆實。有關於世道矣。至其司天職。方考十國世家。皆

考據詳核。簡質無剩語。蓋世代近。則見聞易洽。當局專則筆削自由。即吳縝有五代史纂誤。於其大體。不能有所刺譏也。據縝云。石晉天福間。有趙瑩者。嘗纂修實錄。卷帙粗具。而歐陽公所撰瑩傳。不曾叙及瑩仕。晉高祖時起家。節度掌書記。遂同平章事。厥後隨出。帝比徙爲契丹太子太保。苑中瑩素不以文學名。想其所紀述。無足采者。故歐陽公亦置弗錄也。然晁氏謂晉出帝之論。爲濮議而發。周韓通之不立傳。陳氏謂之闕典。原非吹毛洗癩。以爲譏彈者。則至今亦有遺議矣。

讀宋史說

元至正已酉宋史成與遼金共稱三史丞相阿魯圖領三史事脫脫爲都總裁諸纂修者半人也人

自相標翽蓋不肯以正統屬宋元楊維禎作正統論華界限較然我朝命儒臣續通鑑綱目已足闢

元之謬矣然編年體也甫田柯計部維騏謝職岩居編摩校訂者二十餘載而宋史新編行于世其改正義例稽核譌舛所自爲條目具矣粵東王宮詹佐稱其簡而詳瞻而精嚴而不刻直而有體東西漢書不得專美於前細閱之良是然其義竊取於紫陽立

田亭草卷十

十八

林九百三

論甚正操律甚嚴者猶未能爲之昭揭褚承亮耻言君過長揖主司懷憤不仕金國此宋義士也而傳爲金之逸民於義奚取則揭而還之於宋是紫陽書晉徵士之意也留夢炎身居鼎鼐國破君亡不能死而事元以終身視杜充不殊倘幸逃青史之斧鉞何以示懲則揭爲宋之叛臣是紫陽書蒼大夫之意也諸如此類闡潛德之幽光誅亂賊於既死天冠地屨內夏外夷凜然無得踰越斯名教賴以不墜耳迺論者謂朱壽昌徐積之篤孝天親不必標於卓行種放之

奔走榮途不足齒於逸士祖謙學宗關洛任重道

遠張子淵潛心理窟與朱子上下議論不宜令與聶崇義邢昺等夷爲儕偶此亦其一時意見之少偏不得云是非謬於聖人也韓通之死在宋祖即位之前五代史業已遺之李筠李重進系之周臣則未死傳之宋史則非宋臣故特列周三臣傳於宋史之末創意表忠委婉周至大抵柯氏之書其意見確然文詞簡潔馴朗不必模倣遷固而自成一家言歐陽公新唐書未必能勝之然而世罕有稱之者昔桓譚謂王邑曰凡人賤近而貴遠彼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世視柯計部得微類是乎吾固謂其書必傳也

讀遼金史說

余讀遼金史睹人姓名有四五字者有六字者心與目俱厭之掩卷而休及睹其國語解聊資一噓則又讀竟之腥羶沙漠之鄉鳥語獸嘯之民文物典章本無可紀即有禮樂志其儀度聲音皆竊擬中華以飾固陋者被獼猴以文繡享斥鷃以鍾鼓幸而不裂毀躑躅耳無足觀也惟自石晉時割十六州以畀契丹迄至于宋竟不能復南渡以後盡喪淮北其屯戍扼塞之地畋漁榛鉢之期灤河募耕河間權院之制區分條折足爲後事法程曆象之法五代曆三變宋曆

田亭草卷十

非百八十五

八變遼曆始終再變金曆一變自大定以後則專用趙知微曆定朔置閏時日不同治曆明時者所必稽焉博雅君子多識旁觀未可以忽之也遼之強始於阿保機繼以德光遂長驅入中原廢置天子金之強始於阿骨打繼以吳乞買遂執二帝遂康王立張邦昌劉豫是爲元入主中國之漸矣修三史者之意蓋欲以正統屬金而以元承其後故遼史略金史詳不第以時代久近載籍全缺之故且其叙完顏氏世系一依魏收史法想其君相所裁定亦非史氏所得爲也阿魯圖脫脫雖云典領總裁然阿魯圖對

順帝云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
幾之暇乞以備一覽脫脫平章軍國出董河工理兵
政何暇及修史事皆寄空銜耳維時與纂修有文名
者揭傒斯張起巖歐陽玄也或問揭傒斯修史以何
爲本對曰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知史
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起巖習熟典故究心道學
玄論撰守正不以口舌爭皆良史才也故其書敷覽
質實每至上下冠履之分死節叛逆之臣美刺勸懲
尤所注意即金史所紀忠義傳昭昭然垂光史冊至
如高守約宋辰九住馬驤完顏寓郭蝦蟆等當元兵
破金之時力戰死守誓不事二主所著錄者凡三十
餘人皆博據廣詢不嫌爲吠堯之桀犬真足以崇獎
節義示勸方來矣海陵淫逆暴恣罪浮獨夫瓜州御
幄之刃咸云快神人之憤迺元宜之倡禍札里海之
自首史臣直以失刑濫賞爲恨即茲二事其與掩傳
彤之節削陳泰之對者相去何遠也持論至此迺知
宋儒之有功於世道揭傒斯謂心術不正不可與於
史事者真格言矣

元一統天下開闢以來世運之一大變也其與國之廣人民之衆亦自古帝王所未有之天下也夫中國不可以一治治也故其制詔號令法度紀綱皆準古酌今俾當于人情協于時宜用以維乾坤於不毀而又廣徵名儒尊濂洛關閩之學以爲多士倡其一時措注燁然改觀百年間文治華風蒸蒸鼎盛溢宇宙視遼金之際霄壤相懸矣厥後以任用匪人政刑日紊而束手失之其覆轍昭然可睹我太祖

高皇帝御宇初年輒命儒臣纂脩元史越一歲告成

甲序草卷十

三十五

注三百三十一

自古汗青之業未有若是其敏者也維時握管史官如宋學士瀟王待制禕皆卓負詞望者豈不能做馬班之體創突兀之觀顧奉高皇帝明諭俾文辭勿

致艱深事跡務令明白善惡瞭然在目將來足示勸懲倚與聖神獨見真非世儒所能窺測矣昔漢高帝謂陸生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與我所以得之者陸生第粗述存亡之徵而已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豈必有綺詞奧語動九重之聽哉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故史臣所撰著皆質實易曉組織雕鏤之詞屏而不用所爲將順德意啓沃聖心一開卷而其益弘矣

乃文士持論者目元史爲爛朝報夫今日之朝報即
它日之舊章殷監在夏周監在殷史遷曰述往事思
來者此史氏大指也以百年事跡而紀載至一百六
十卷一百三十萬六千餘字似繁而不約讀之難竟
然而國家所監將在元矣繁猶可以約而裁務於約
則慮其軼也故也益茶馬賦歛糧運諸法詳其所產
之地與其經畧之規多寡輕重纖悉具列且并其沿
革歲月而紀之兵制則宿衛鎮戍捕獵急遞刑法則
大辟遣配笞杖徒流惟據事實言雖名之曰兔園冊
城曰書皆所不避取其文義易解而已夫考古可以

宜今徵往可以竦來元史一部我國家所以立綱
紀因革損益邁古昔裕後昆者其大畧可覆而按故
繁而不穢質而不俚藉令讀書萬卷而不讀元史亦
未爲識時務之俊傑矣顧目之爲爛朝報夫今世覽
載籍列縉紳者曷嘗東朝報於高閣而乃易其言至
此耶抑其列傳中有卓然可喜者一人焉南宋時有
一朱元晦而壬人群然攻之彼以偽學之名元之世
侮儒特甚列諸娼之下丐之上而儒學之名終不可
貶彼之所侮者腐儒耳即隱逸傳中有清江杜本力
辭徵辟貽書丞相曰合萬事爲一理合萬人爲一心

合千載爲一日。合四海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
躋五帝三王之盛。真儒者有道之言也。夫斯人也。而
生於元之世。又隱於元之世。其亦知禮樂之不可興
耶。史臣摘而稱之。謂之知言可矣。蓋昔劉子玄論史
多所評駁。觀者謂其工於彈射。情於自鑑。愚生聞淺。
恐亦坐此病。而獨元史一評。竊附於從周之意云。

大父母傳

不肖鳳翔嘗逮事我大母林盖自離乳襦大母輒拊摩長育之比童卅就外傳歸則爲譚先世事甚悉翔雖愚鈍猶知感奮謬覲有寸豎以恢先緒今大母歿又若干年矣深懼祖德湮滅後嗣靡徵爰次厥睹聞著爲傳

大父諱禮字廷文以字行曾大父太學公諱性之第三子也太學公父諱惠而伯父諱應登永樂二年進士爲水嘉龍游令兄弟故相友愛迄三世猶同居也太學公應貢之歲實始生公公甫九齡而太學公歿

印亭草卷十一

乙

第冬三十一

二昆以遨蕩覆產又皆早夭無樹類公隨母携弟擬殘貲依外氏以棲外氏奇公穎慧常日公曰此詩書種也佐之脯贄遣詣塾公亦昕夕刻勵絕不與凡兒伍顧未久而母余孺人亦逝矣先是太學公歿權藪于東郊淺土公年幼弗及知余孺人知之而弗能躬詣也臨歿以告公公大悲泣時公雖幼弱已蘄然有成成人志輒拊心自念曰此非吾哭踊地也第令吞聲屏息柰此一腔血淚何遂懇辭外氏出捧遺簪衣儼屋設位朝夕奠以其間訪求太學公叢所閱兩月弗

得則籲天祈神大號于東郊者三日忽有麗眉

又指示之曰黃太學在此矣公穆卜啓龍鶴膚血清
骸上以滲入爲驗果然遂奉與余孺人合窶隣里相
傳稱爲孝感焉既卒哭行貨于二山莆陽重繭鵠形
積纈累寸凡六載始克娶于鄭又三載始克爲弟廷
睿娶公竊自喜曰先人嗣續庶有冀乎無何弟廷睿
卒鄭孺人亦卒營之又三載始克娶我大母林蓋公
於骨肉婚娶間遭屯蹇甚然自是而公營于外大母
營于內乃始有環堵以居蔬糲以飽矣公性謙和恂
懦人有買貨于公者公爲言原值幾何今獲子錢幾
何無匿情亦無厚索見者傾信即同黨咸推公祭酒
戶故有懸糧每繇役至不敢出片語較多寡惟里正
命應之終其身不識官府亦不聞隸卒追呼聲居常
語人曰飽食須念枵腹時暖衣須念懸鶉時人胥以
爲名言蓋公之知足無營實克踐云家祚單微自太
學公而下皆孑身著代公舉中允府君又晚殆凜然
有如綫之慮然絕不爲姑息小慈大都其教不嚴而
肅啓手足之夕呼府君囑曰惟謙厚可遠怨惟質實
可動人兒其識之大母林既代公持家政諸所爲先
閨壺訓子孫一如公夙範即不肖輩侍大母膝下吟
提撕督誨儼如侍公爲大母初年啖辛中年黃

如晚而府君能供甘旨養矣顧韋布之疏糲如昔晨起
織經迄日昃弗休昔人謂瘠土思而沃土逸殆不其
然大母素寡疾一旦弗愈輒集家人正衣冠坐俾環
拜爲訣呼不肖翔撫之曰兒當昌吾家吾含笑逝矣
遂端坐而化殆翩翩乎仙哉鳳翔曰家之昌也多起
於單微困厄其修德而培之也若持券受償隨聲答
響非意之也吾門之中替甚矣實藉我大父母卒瘞
種德振茲式微而大父清骸營葬與唐王少玄事頗
相類卽列之孝友傳其奚忝矣小子謹論次其實用
殆後之孫子俾永念祖德云

郡博士徐先生傳

徐先生孟字希孔晉江人嘉靖中爲郡邑博士公業程朱易傳義得蔡文莊公正傳邑人士翕然宗之稱之曰徐先生羶壇所至無論云公自幼喪母家故貧既推擇爲諸生受餼廩矣兼諸從游所束贄差足自給悉罄以奉父旨甘事繼母一如母也異母弟四女弟五婚嫁事獨力營之義不令橐中有私錢帛比爲博士郡邑諸弟至輒傾囊恣自取旋取旋耗旋復給之弗爲恠晚歲家居董董免凍餒猶損糈濟濟焉又旁及其族黨公性雖長厚豐推予顧獨斤斤爲廉妻

田亭草卷十一

四

王朋三百金

父謝公某鄉所稱賢也念公貧歲遺粟二十五石公受之一年即謝卻之曰非壟上所耘縻所易食之其味弗甘憲副何公元述公高弟子也同省試掇科推宴金爲公贖公堅弗納曰初發軔何得急此爲蓋自爲諸生時其廉潔已如此初仕司訓袁州遷諭曲陽最後董教黃州不沿例問諸生贄餽間有問其乏困而周之者居恒擁臯比譚經講藝士斌斌嚮往而黃故材藪所型范造就者十之三所賞識期許而卒持券驗者十之七以故既去而人思之歲時通問訊不絕里居樵戶寡接推諄諄課諸孫學即獨坐竟日

親及宴閒未嘗有夷踞傾欹態而亦不爲儼厲如此者至耄猶然蓋諒然衛武抑戒之意焉鄉大夫士無間識不識胥傾心注慕云年八十八卒黃郡乘列公名宦頃歲弟子員陳牒學使者請祠祀公學使者允其請輿論快之時公離黃郡四十餘年所矣

史氏曰班范儒林傳所載諸博士皆論石渠躋崇臚者也顧第沿述師說以授諸徒衆尠有他行能足稱而萬石君之馴謹姜伯淮之孝友匪顯融廊廟掛名弓旌恐亦與塵芥同汨沒矣輓近世賢人君子蠖屈下位泥蟠岩穴而欲標不朽之聞永施後世也難矣哉徐先生九原之下倘未曰世莫我知也余景慕先生故采撫厥行實爲之傳

少死死于他方公躬自節約諸服食取給月俸而已
檄下諸州邑俾招集流移課農桑墾疆畝每歲春輒
發倉廩以賑貧乏勅秋自糴輸而不責其息以爲常
民安土樂業靡復有葛藟中谷之嘆矣郡縮轂通衢
冠蓋絡繹相望且宗室繁衍舊時者率與郡縣問遺
通請寄撓有司法君弟以時謁過賓無乏供亦無侈
饋宗室祿糧恒委曲爲之地乃非事干請者絕不得
通也君爲郡雖任寬和持大體顧又佐以嚴察諸猾
胥跼踖奔命旦暮持牒陳牘剖折如流而尤留神聽
讞有冤獄積不能白者君察其枉狀立釋之并廉得

田亭草卷十一

七

張御四百

其它主名移之罪闔郡頌曰神君云時君政聲倬然
爲東諸侯冠姓名在屏風久矣以故其復補揚州也
卽途中擢備兵徽寧江西按察司副使君至則節約
惠愛一如曩理郡時不以臬體崇嚴故自亢重歲偶
亢旱輒率諸屬吏徒步虔禱三日而澍雨大應閭閻
有商霖周雨之頌焉遷去之日稚耄擁車前後不忍
釋比舍車揚舫蓋號涕留者夾兩岸也君蒞官皆劇
地而性復彊敏詳慎綜理務精核卽旁午中無所避
難故所居以治辦稱而力亦困憊矣之江右叅藩兩
閱月竟嘔心卒君內行脩篤自居貧庠校不以一膳

錢自私從宦二十餘年所餘貲先後奉封公稍營產業而裒集三分之伯兄與庶弟均得一焉君無銖髮加也宗黨中老弗克終壯弗克婚稚幼弗克長育者悉仰君饜所望去逮自兗州歸免喪赴闕二親俱已捐養矣而伯兄侗愿無貲省則籍其田畝所入歲令主記者分給姻黨視疎戚有無為差曰毋令溷吾宦邸居恒語人曰泉中縉紳日盛不患無文采患無行誼可述耳又曰福戒於過享財戒於侈用氣戒於空溢終其身食無兼肉衣無重綵居無華宇即販夫稚子不睹一鵲色倨容閭里間忘其為宦闕也計至時

聖章卷十一

八

文三十四上

里中人咸咨嗟慨惋或至為之墮淚云黃生曰古所稱賢豪士內行治績罕有兼者陽羨許荆以孝廉舉至為桂陽太守則卓然稱循良廬江朱邑守北海治行為天下最而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此二氏者足為兼美矣今觀周君實類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詎然哉余故從史氏後得論次當世賢豪長者因次君行事輯為傳藏之名山俟知君者采焉

隱君子吳洲沈公傳

吳洲沈公諱塾字子居浙之烏程人嘗為博士弟子員受饑廩守次當應貢春官以讓其友人泊如也旋以子少司馬公節甫貴累封尚璽卿矣猶稱隱君子蓋重其德云余從宦兩都間檣舟苕水上接吳興士大夫譚公質行甚悉其瑰壘藉藉人口耳者凡二事當嘉靖之季浙苦倭尋而白巾賊起衆皇慄鳥獸竄公約飭其族黨里閭豐儲蓄繕戈矛旦夕為守望計賊聞風不敢犯里落賴以全安嘗築室穿土得窖金約二萬緡公愕然曰無故之獲有道所憂吾未至五

甲亭草卷十一

九

卷之三月八十八

月披表而敢拾遺金謬稱天奉乎遂以白邑令請當縣租一歲乃邑使者不時至為群不逞荷戈勉之官重帑其餘而公靡錙銖染吳興人侈譚茲二事謂保聚捍寇似晉庾袞鋤金不顧似漢管寧而所處之難殆過之乃其孝友恬怡亦復有相似者公大父處士公汝梁父孝廉公端咸竒公于孩幼中處士公晚喪儷恒以公侍寢食不離側詩書傳疏習尚媿惡縷縷譚說以為常比處士公棄養公甫十歲耳已哀痛如成人有范喬泣硯之思烏弱冠任為家督孝廉公計偕北上藉以無跋扈憂即家居營公所料量區區

忻忻喜曰弟令吾為之不是過矣侍孝廉公疾祈天
請代問醫嘗樂窮心力匪懈逮執喪則戚與易兼不
致貽它日悔毋溫孺人孀居二十載嗃嗃難事公奉
之日以怡愉母歿時公方寢疾猶匍匐號踊如禮愛
公者鍼之曰得無滅性乎公弗為輟也有母弟二公
撫之恩意周浹其季者領鄉薦公實輔翼督厲之庶
母顧幼嘗哺食公壽高而無子公肩其生事死葬與
顧復之報弗殊人謂有子哉此母矣生平架瓊甚嚴
即尸居燕閒無惰容褻語自閔宜人逝遂絕意繼娶
笄笄一室蓋二十九年青燈相對蕭然若出世緣者

田亭草卷十一

十一
卷之四百字

惟念遠祖墳塋傾圮墓田他屬捐已貲修葺增置之
春秋二祀外悉籍其餘糶以給族人復倣歐蘇二公
之制創為族譜叙次詳覈俾三百年血脉流貫若一
身乃至婚喪弗贍者朝暮弗克舉火者望公若取諸
寄焉其追遠敦睦如此公既以少司馬公貴膺清秩
漸睹華廡顧降心自挹損望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叔子之崑季子之喆孫淙淮演後先登科第而服官
中外者皆克世其行業有聲歲時干旌之訪望通德
門駱驛不絕而公韜斂益恣人謂公範家之驗厚德
之報且昌熾未涯云公雖用長厚維世風顧其

扶義有矯矯不可奪者富人朱整死以生前賄結故
棟事者議祀之鄉賢即貽訾月旦弗恤矣公移書昌
言曰夫世有飾名吊詭者指視叢焉矧奸富如整若
暴諸遠路者乎某即孱無力終不能茅靡緘默令桀
跖溷隨夷也棟議者為之奪氣事遂寢吳興人僉謂
茲舉也真足愁奸雄植名教已公卒時年八十有三
少司馬公請于朝得賜諭祭而閔宜人並享焉仍予
半葬黃生曰庾叔褒砥節清白當世目之曰異行而
晉書列諸孝友傳中管幼安匿景韜光聲暢殊俗乃
青州刺史程喜具上其閨庭孝慕狀一何惇惻懇至

也夫惟謹庸德者乃克著瑋節耳異行云乎哉今觀
吳興沈公逵遂薦行君子也乃至扶大議臨大難與
夫義利失得大閑輒爭嶸軒豁幾於壁立萬仞矣古
今砥行束修之士或伸於人而躄於天或厄於生前
而享於身後獨公所得於天人前後之際者如此是
又庾管二君子所不敢望也

贈君竹墩程公傳

贈君程公諱璉字廷器徽之休寧人隱跡于江湖市廛而雅敦士行謂竹有君子之德慕而勗焉因自號竹墩人稱之曰竹墩居士公既歿以子太守公先令鄱陽奏最贈公鄱陽令人又稱之曰贈君云徽俗多業商自挾冊塲頌通文義克綜簿籍即逐其父兄儕侶出而行貨公喪父早壯採木于栝蒼山因游金華訪黃初平叱石處謁趙清獻三衢酌嚴子陵釣臺飄然適也絕不為博戲馳逐諸遨蕩事亦不屑仰機利競尺寸性剛果矜重然諾自奉菲嗇一絮衿非敵不

四亭草卷十一

十一 張英三百八十七

更而獨樂施尚誼每行道見遺骸必買槥櫛亟瘞之姻戚貸子母錢者遭折閱復有所請公貸之至再三無難色間有鴛鴦負公公亦置不問也當往來栝蒼值駛流覆舟漂泊數里援木以濟卒無恙殆若有神祐者然公自是遂徙業居杭南關杭僧閻爾橐買金半百遺客舍與突中同事者疑其詐而匿也攻之甚亟公偶蹴得之即號于衆還焉壘頓首謝曰公乃生我僑杭逾五十年諸以善果來募者施之惟恐後南關榷木使者至咨詢利病必首禮公凡訟不能決者咸賴公質成焉公雖什九居外然至恆家疾持門戶

殫竭心力不以遠游爲解有祖塋沒於豪右族人輒
於悍奴每構訟蔓延十餘載不憚以千金佐費迄事
直乃已嘗三長糧役皆勇往弗避諸子姓逃匿者公
倒囊代輸徐竢追償蓋公之樹德于家鄉類如此黃
子曰史遷傳貨殖世訾其卑仁義羞賤貧徒隨聲傳
和耳遷發憤著書其立論曲盡情形而歸之于正故
曰本富爲上又曰廉賈歸富所爲崇義獎世意何深
也即如陶朱之好行其德三致千金散與貧交疏昆
弟任氏折節爲儉罪公事身乃得飲酒食肉以此爲
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此非賈名而士行者哉蓋
遷所稱述如此程贈君故宜有傳乃贈君之子太守
公克豎循良績勲 綸命爲九原光寵夫贈君之爲
主上重也豈必在其身哉

何烈婦王氏傳

有小序

烈婦之以死殉夫也事在重陽後一日時余方歸自
巢雲困登躡餘勞猶艱步履而郡公邑侯亟于揚幽
貞勵風教則即日臨其喪矣余將以次日拜烈婦几
筵或問於余曰烈婦誠賢顧以老成人降禮少婦也
母乃已重乎余磨之曰宋子京有云聞家淑女執誼
抗節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夫且躋諸哲人烈士之
林奚而不拜也比及門則同紳長於余者已源源踵
接余遂入而成禮焉其舅儀部君亦從旁酬拜是勿
殤童汪錡之義類也越數日睹所次行略因采掇為

田亭草卷十一
傳

十四

葉冬二萬七

何烈婦者故弋陽令王君居瓚之女也名承靜嫁為
邑諸生何九轉妻年甫十五耳已敏毅有丈夫氣時
姑温安人已捐養舅儀部君奉謹之粵西越數月乃
棄官旋里烈婦以弱齡肩家棟如理棼絲縷綉有緒
事諸母恭如其姑處妯娌睦如其弟弟門以內交口
賢之儀部君既喪伉儷不再娶取側室攝閨闈事中
饋業有託矣烈婦則曰有舅之尸饗奚容它諉每理
舅饗飧奉即婢媪無所假手一䟽一向皆攢洩自十
指具雖龜手弗憚焉其孝敬類如此何生意不可一

世振厲矯矯儀部君常衷裁之獨其下惟憤發絕不倚父宦作潤家計烈婦恒羨藜飯糲恬然甘之曰庶成吾夫子高邁乎又時對人云天酬吾願必不以貴富自封殖此其志殆不讓何生者何生疾革烈婦已旁皇廢寢食及其卒則朝暮拊棺號哭曰此固吾卒命之時也諸母暨妯娌曲為慰解猶謂有遺孤在比孤劬殤而死志決矣自製殮具還所貫市坊米鹽雜直分豁纖甚出遺衣布與人稱其多寡全歸期則所預訂也母氏尼之不可內外親黨尼之不可舅高諭尼之亦不可既得請大寐達旦語人曰吾夜夢長虹

裹身殆得死所乎死而有知當祝舅百有餘歲重九日延母氏姊妹為別越次日晨出廳事謁祖先尊長拜跪如禮無慘悴色所孺夫子祀事及所以嫁幼女者皆周悉有條又謂兒曰妹行矣弟慰母母過念我遂闔扉懸帛自盡顏色如生時年二十有八儀部君次烈婦行略述其兄世都之言曰烈婦十許歲時從父宦邸讀書師誡之駢語曰紛紛名利客輒鷹聲曰文文禮樂人及將死謂其兄曰少嘗聞女媧補天茲事渺茫倘有補世道云爾嗟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自劉子政傳列女而後諸以節烈稱者未易

縷數惟宋子京所錄樊會仁母與烈婦所遭頗相類
乃其死之皦皦雍雍則烈婦尤過之烈婦故詩禮家
胄何氏自學博公以德禮範家儀部君嗣之砥礪名
行著聲朝野其風範所自來耶不佞蕪陋謬為之傳
俟觀風使者采錄而褒旌之焉

田亭草卷十一

十六

兼冬作三何烈三

蔡烈婦呂氏傳

烈之爲言取義從火凡蓋臣殉職貞女殉夫均名之
曰烈謂其英風義槩赫赫勃勃如火之炎上弗可遏
也夫蘭閨弱質微霜可摧乃克臨難矢志慷慨捐生
與偉丈夫競節詎不卓然稱難哉顧又有從容就義
不逼不徐動符規則匪第厲意氣振奮一時者此尤
足多已晉江呂氏女嫁爲邑諸生蔡國襄妻國襄都
講安平氏恪勤中饋共舅姑菽水懽未半載而國襄
病氏昕夕籲天請代扶持湯藥未久而國襄死死之
日氏自矢以身從矣悉歛其簪扇筆研納諸懷袖示
不濁生焉者虔築醑哭奠如禮屆三七期手懸帛告
于夫柩拜辭于舅姑父母遍及戚屬徐摳衣升几向
總幕自經是時闈內外觀聽者數百人無不人人嗟
異黨正鄉三老至爲望懸下拜焉嗟乎人之所惡有
甚於死者矣顧驟激則奮徐思則悔乃烈婦之死揆
時涓日釋衰麻而就斃一何雍容也茲豈非鐵石肝
腸浮漚幻劫者耶贊曰宋宮之火楚臺之水造次犯
難猶守以死矧失所天焉用生矣寧與霜彫不隨風
靡懿哉貞婦曠世齊軌令聞孔彰輝彼女史

安平三烈傳

吾邑安平地瀕海自餉舶利興則航海而賈者走死地如鶩歲一往返大率以呂宋爲藪穴萬曆癸卯秋狡夷難作安平之賈人罹禍酷甚乃婦人女子仗節死其夫者三焉莊生有言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夫烈者固自烈耳槩以殉名例之非通論也余聞三烈事而嘉之爲之作傳

陳童憲妻黃氏事舅姑以孝謹聞呂宋之難童憲與其父典箴妹倩黃崇橐獄焉夷方信息在波濤渺莽間越歲季夏而子遺逃歸者至矣氏聞計則號慟幾絕矢志必死姑再三慰諭之氏復忍泣慰姑又時時舉粥進請強留老身爲他兒地也夫兄請以子後童憲氏答曰伯氏重有一子未亡人安忍奪之且死易耳吾爲其易者下報夫君畢矣蓋朝夕上尊俎奠者凡三旬逮七月之望拜辭姑氏遂闔戶自經宗黨姻戚知其志堅決不强挽也然感悲而壯之

陳氏名英娘即典箴女幼受黃崇橐聘婚期未及也自計至則與其嫂黃氏預訂死期誓不再許矣日向其父几筵哭又遙向空哭比嫂死家人哭之慟英娘則曰嫂自得死所耳奚以慟爲已遂拜辭母氏暨諸

叔伯昆弟趣素車詣黃門是時送者如雲泣下者如雨英娘不為心動也晝夜坐苫苫由弔客至就總帷答焉夫兄高其義擬厚治殯殮報之英娘辭曰旅逝者身膏草野而死閨閣者享厚殮九原何能自安以八月七日亦自經死其日觀者闕門謂列女傳所未有云

柯日蕃妻顏氏幼喪母父梧絕憐愛之日蕃死氏晨夕哀號稍稍散其奩具遺諸妯娒密為治殮計其父遣媪婢謹護之比卒哭輿擁以歸諸慰諭者日環其側也氏日啜粥進一餐然陽為不死狀時或笑語如常九月之四日蕃死日也前期語其父曰良人死且及暮禮宜歸奠父許之屆日鷄鳴起薦俎哭極哀舉家皆慟不為意氏遂乘間自經比踰戶入已不救矣論者謂自古貞媛如剪髮削鼻以絕異議者非一氏父梧之牽於小不忍無足恠者乃氏之矢志弗移良足嘉已於是鄉三老為之敷其事

史氏曰死生之際亦大矣顧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茲三烈者皆激昂慷慨視死如歸取義成仁矚然最著見聞者咸重之彼其期固相先後也豈耳目濡染有交相成者耶抑天植其性非有待而與耶語

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又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
黔而黑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梁節婦傳

梁節婦惠安人也上石州知州陳某之女嫁爲南京吏部主事梁公懷仁妻吏部公晉江人弱冠舉進士聲稱籍節婦相其內治以孝謹聞于家宗黨中目爲雙璧云吏部公卒于官邸時節婦年甫十九耳朝夕拊膺慟曰嗟天乎誰當以輅車往乎既已扶櫬南歸則絕粒闔戶誓以身殉是時節婦姑莊氏暨祖姑黃氏孑孑然在也相與泣諭節婦曰夫死者有知誠願血食爾夫弟尚幼吾二老人者桑榆之日有幾爾即不愛一死將送往事居之謂何何以延宗祫見夫君地下節婦乃始收淚飲泣罄簪珥躬織臬以奉甘毳歡爲夫弟婚娶冀續夫後已而夫弟相繼歿祖姑黃氏又歿節婦並與姑莊氏形影相吊也摧楚甚矣節婦則益黽勉拮据維持門戶罔替又二十年而姑莊氏歿蓋自節婦稱未亡人距之至于今艱阻備嘗慘愴萬狀諸生事死葬之費紛集通交節婦一以身肩之盡慎竭誠顛若畫於禮度居常毀形素衣與人言無見齒之笑閭內外斬然有條也今節婦年且七十矣龔壁櫝珠疇然不滓閭里以爲完名焉

黃生曰節婦姑莊氏亦以貞行膺朝獎梁氏蓋世

有節婦矣豈獨其賦性茂哉亦耳目漸靡使之然也
豫讓有言吾所爲此凡以愧後世人臣懷二心者也
若節婦者足以愧世矣雖然願爲良臣無爲忠臣節
婦之志良足悲乎

謝氏節孝傳

吾晉邑謝氏自其先太守公以宦蹟顯今封君先生九思太守公五葉孫也先生生五歲而父茂材公母魏氏相踵歿惟繼祖母蔡在而先是蔡之歌黃鵠寡也年甫二十三耳獨居一室撫遺孤與已女等其孤每從外傳歸則勗以先緒俾克紹詩書業人謂翟東郡繼母之德不足逾也逮撫封君先生茹艱拮茶志彌厲諸所爲殷殷顧復斤斤訓勅一如曩植孤時中年家遭籜落飡粥或時弗給弟泊然甘之終其身足不踰壺闕目不覩歡會曰未亡人何忍與內外宗媼

田亭草卷上

廿三

福三百八十五

齒以故封君先生亦克自感憤蚤蜚聲橫序中而曾孫吉卿台卿岐嶷穎發蔡已及覩之乃竊自慰曰庶藉手報九京乎尋以壽終蓋身繫謝氏宗枋者凡五十載封君先生幼有至性自問業就傳輒廢蓼莪遡水木也即嚴大母訓惜陰焚膏無逸畧然昏旦必歸奉定省以爲常大母疾叩天請以身代比歿而執喪營葬且戚且易居恒搏顙隕淚曰不肖於大母盖怙恃兼矣其何以圖報塞嘗夢晤蜀人李密相與酬答語詳先生所自為記中觀者異之先生二子吉卿台卿同舉萬曆庚辰進士而先生以其子台卿累封知

府黃子曰古今稱祖母之慈孫之孝則嘖嘖李氏矣
嗣是而齊宗元卿唐楊審禮皆少喪母為祖母所養
元卿孝謹篤摯每祖母病雖在遠必為心動人目為
宗曾子審禮值隋亂負祖母轉側渡江侍病嘗藥一
似報劬勞罔極茲其一門慈孝差足與李氏埒美顧
非有矢節艱貞維孤兩世如謝姥之尤難者令伯二
子並有文才審禮一子宦而靡暨乃宗氏之胤無聞
矣今謝氏二惠競爽咸克惇世德奕家聲天之酬節
與孝何隆且渥也余讀長君所緝行畧有慕焉因掇
其大者次為傳

傳烈婦蘇氏傳有序

古昔淑媛貞婦不踐二庭者班班載在史冊彼其忍死植孤衡父母亂命截髮刎耳以矢靡他松栢歲寒之操非閱歷不驗至于殉義慷慨捐性命於斯須第一決之力易易耳間有求死不得而展轉逶迤如東漢荀采者方其懷刃自誓豈不凜凜然皦日秋霜顧其父爽令傅婢奪刃擁入宅氏之室乃用術自衛重爾得乘間雉經夫死非難而撓之者難之也余睹傅烈婦之死不惟爲之悼而又爲之幸焉爰擲管傳之傳烈婦蘇氏郡城西里人也伯父侍御公父封太守

四亭草卷十一

廿五

張天言九十一

公兄學憲君以詩禮家法聞于郡中烈婦嫁爲武寧傅熹光妻傳亦詩禮族也初烈婦之生也當學憲君登第之年封公竒愛之會母陳恭人乏乳將以付保氏弗忍也而會學憲君內子恭人王亦乳子遂佐姑哺之封公謂烈婦有竒邁其鍾愛之逾篤年十七歸于傳姑陳善病卧床褥日久烈婦朝夕省問與諸娣姒迭伺盥膳姑懼甚語人曰吾得孝婦愈吾疾矣越歲熹光病烈婦祈天請代竟弗起父兄趨往視之烈婦已誓不欲生矣自是晝夜哭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遣侍兒請與父兄訣父兄至悲不自勝烈婦則慰

封公曰女子既嫁爲人婦即長存無能供膝下孝
兒死自其分無庸戚也又謂學憲君無過哀兄爲綱
常名教之官妹庶幾不爲綱常名教玷耳時姑陳暨
夫叔兄圖所爲烈婦慰者立伯房子廷佐嗣燧光事
定矣姑又遣老媪敦譬甚力烈婦答曰姑所爲汲汲
立嗣冀藉口全吾生耳顧撫幼兒延宗祏自有任之
者吾卑弱何能爲惟從夫子地下是爲永畢已疏奩
具跪致之姑所曰以此爲幼兒資散其衣服與侍婢
將永訣之前夕詣姑榻前跪白曰婦絕粒旬日無生
趣矣留一日則多一日毒楚惟姑垂憐姑哽咽不能
人泣下時年十有九

黃子曰善乎管子之言也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荀慈
明漢代高士其對策亦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
禮義備則人知所厝夫慈明之論述如此乃家庭私
愛何其以姑息不以禮義也封公之愛烈婦篤矣獨
不爲嘔煦小慈以故烈婦上無阻撓下無牽戀從容
矢志視死如歸其天植貞性與家訓薰習交相浹也
吾故以此爲烈婦華嗟乎烈婦真足垂不朽矣

